

小說通論



上海新文化書社代售

中華民國廿四年五月再版

(定價大洋
(洋裝一册)

三十元

小 說 通 論

版 權 所 有

編輯者 沈 蘇 約

校閱者 陶 樂 勤

發行者 陶 樂 勤

印刷者 三民印刷所

上海四馬路中市

總代發行所

新文化書社

小說通論目錄

論小說與羣治之關係

梁啓超

研究小說的正法

呂天石

論短篇小說

胡適

童話小說在兒童用書中之位置

饒上達

通俗小說之積極教訓與消極教訓

劉半儂

自然主義與中國現代小說

沈雁冰

今日中國所需要的小說

胡懷琛

中國之下等小說

劉半儂

五十年來中國之白話小說

胡適

小說通論

論小說與羣治之關係

梁啓超

欲新一國之民，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。故欲興道德，必新小說；欲新宗教，必新小說；欲新政治，必新小說；欲新風俗，必新小說；欲新學藝，必新小說；乃至欲新人心，欲新人格，必新小說。何以故？小說有不可思議之力，支配人道故。

吾今且發一問：「人類之普通性，何以嗜他書不如其嗜小說？」答者必曰：「以其淺而易解故；以其樂而多趣故。」是固然。雖然，未足以盡其情也。文之淺而易解者，不必尋常小說；婦孺之函札，官樣之文牘，亦非有艱深難讀者存也。顧誰則嗜之？不甯惟是：彼高才瞻學之士，能讀墳典索邱，能注蟲魚草木，彼其視淵古之文，與平易之文，應無所擇，而何以獨嗜小說？是第一說有所未盡也。小說之以賞心樂事爲目的者固多，然此等顧不甚爲世所重；其最受歡

迎者，則必其可驚可愕可悲可感，讀之而生出無量噩夢，抹出無量眼淚者也。夫使以欲樂故而嗜此也，而何爲偏取此反比例之物而自苦也？是第二說有所未盡也。吾冥思之，窮鞠之，殆有兩因：凡人之性，常非能以現境界而自滿足者也；而此蠢蠢軀殼，其所能觸能受之境界，又頑狹短局而至有限也；故常欲於其直接以觸以受之外，而間接有所觸有所受，所謂身外之身，世界外之世界也。此等識想，不獨利根衆生有之，即鈍根衆生亦有也。而導其根器，使日趨於鈍，日趨於利者，其力量無大於小說。小說者，常導人游於他境界，而變換其常觸常受之空氣者也。此其一。人之恆情，於其所懷抱之想像，所經閱之境界，往往有行之不知習矣。不察者，無論爲哀爲樂爲怨爲怒爲戀爲駭爲憂爲慚，常若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，欲摹寫其情狀，而心不能自喻，口不能自宣，筆不能自傳。有人焉和盤托出，澈底而發露之，則拍案叫絕曰：「善哉善哉！如是如是！」所謂「夫子言之，於我心有戚戚焉。」感人之深，莫此爲甚。此其二。二者實文章之真諦，筆舌之能事。苟能批此窳，導此窳，則無論爲何等之文，皆足以移人。而諸文之中，能極其妙而神其技者，莫小說若。故曰：小說爲文學之最上乘也。由前之說，則理想派

小說尙焉由後之說則寫實派小說尙焉——小說種目雖多未有能出此兩派範圍外者也

抑小說之支配人道也，復有四種力：一曰熏。熏也者，如入雲煙中而爲其所烘，如近墨朱處而爲其所染；楞伽經所謂迷智爲識，轉識成智者，皆恃此力。人之讀一小說也，不知不覺之間，而眼識爲之迷漾，而腦筋爲之搖颺，而神經爲之營注；今日變一二焉，明日變一二焉；剎那剎那，相斷相續；久之而此小說之境界，遂入其靈臺而據之，成爲一特別之原質之種子。有此種子，故他日又更有所觸所受者，旦旦而熏之；種子愈盛，而又以之熏他人。故此種子，遂可以徧世界一切器。世間有情，世間之所以成，所以住，皆此爲因緣焉。而小說則巍巍焉具此威德以操縱衆生者也。二曰浸。熏以空間言，故其力之大小，存其界之廣狹；浸以時間言，故其力之大小，存其界之長短。浸也者，入而與之俱化者也。人之讀一小說也，往往既終卷後，數日或數旬而終不能釋然。讀紅樓夢者，必有餘戀有餘悲；讀水滸傳者，必有餘快有餘怒。何也？浸之力使然也。等是佳作也，而其卷帙愈繁，事實愈多者，則其浸人也亦愈甚。如酒焉作十日飲，則作百日醉，我佛從菩提樹下起，便說偈大一部華嚴；正以此也。三曰刺。刺也者，刺激之義也。熏浸

之力利用漸，刺之力利用頓；熏浸之力在使感受者不覺，刺之力在使感受者驟覺。刺也者，能使人於一刹那頃，忽起異感而不能自制者也。我本藹然和也，乃讀林冲雪天三限，武松飛雪浦厄，何以忽然髮指？我本愉然樂也，乃讀晴雯出大觀園，黛玉死瀟湘館，何以忽然淚流？我本肅然莊也，乃讀實齋之琴心酬簡，東塘之眠香訪翠，何以忽然情動？若是者皆所謂刺激也。大抵腦筋愈敏之人，則其受刺激力也愈速且劇，而要之必以其書所含刺激力之大小爲比例。禪宗之一棒一喝，皆利用此刺激力以度人者也。此力之爲用也，文字不如語言。然語言力所被不能廣，不能久也，於是不得不乞靈於文字。在文字中，則文言不如其俗語，莊論不如其寓言。故具此力最大者，非小說末由。四曰提。前三者之力，自外而灌之使入；提之力，自內而脫之使出。——實佛法之最上乘也。凡讀小說者，必常若自化其身焉，入於書中而爲其書之主人翁。讀野叟曝言者，必自擬文素臣；讀石頭記者，必自擬賈寶玉；讀花月痕者，必自擬韓荷生；若章癡珠，讀梁山泊者，必自擬黑旋風；若花和尚，雖讀者自辯其無是心焉，吾不信也。夫既化其身以入書中矣，則當其讀此書時，此身已非我有，截然去此界以入於彼界，所謂華嚴樓閣，帝

網重重，一毛孔中萬億蓮花，一彈指頃百千浩劫；文字移人，至此而極，然則吾書中主人翁而華盛頓，則讀者將化身爲華盛頓；主人翁而拿破崙，則讀者將化身爲拿破崙；主人翁而釋迦，則讀者將化身爲釋迦，孔子有斷然也。度世之不二法門，豈有過此此四力者？可以盧牟一世，亭毒羣倫；教主之所以能立教門，政治家所以能組織政黨，莫不賴是。文家能得其一，則爲文豪；能兼其四，則爲文聖。有此四力而用之於善，則可以福億兆人；有此四力而用之於惡，則可以毒萬千載。而此四力所最易寄者惟小說。可愛哉小說！可畏哉小說！

小說之爲體，其易入人也既如彼，其爲用之易感人也又如此，故人類之普通性，嗜他文終不如其嗜小說。此殆心理學自然之作用，非人力之所得而易也。此天下萬國，凡有血氣者，莫不皆然，非直吾赤縣神州之民也。夫既已嗜之矣，且徧嗜之矣，則小說之在一羣也，既已如空氣，如菽粟，欲避不得避，欲屏不得屏，而日日相與呼吸之餐嚼之矣；於此其空氣而苟含有穢質也，其菽粟而苟含有毒性也，則其人之食息於此間者，必憔悴，必萎病，必慘死，必墮落，此不待著龜而決也；於此而不潔淨其空氣，不別擇其菽粟，則雖日餌以參苓，日施以刀圭，而此

羣中之老病死苦，終不可得救。知此義，則吾中國羣治腐敗之總根原可以識矣。吾中國人狀元宰相之思想，何自來乎？小說也。吾中國人佳人才子之思想，何自來乎？小說也。吾中國人江湖盜賊之思想，何自來乎？小說也。吾中國人妖巫狐兔之思想，何自來乎？小說也。若是者，豈嘗有人焉，提其耳而誨之，傳諸鉢而授之也？而下自屠戮販卒，嫗娃童稚，上至大人先生，高才碩學，凡此諸思想，必居一於是，莫或使之。蓋百數十種小說之力，直接間接以毒人如此其甚也！（卽有不好讀小說者，而此等小說既已漸漬社會，成爲風氣，其未出胎也，固已承此遺傳焉；其既入世也，又復受此感染焉。雖有賢智，亦不能自拔，故謂間接。）今我國民惑堪輿，惑相命，惑卜筮，惑祈禳，因風水而阻止鐵路，阻止開礦，爭墳墓而鬪族械鬥，殺人如草；因迎神賽會，而歲耗百萬金錢，廢時生事，消耗國力者，曰：惟小說之故。今我國民慕科第若鶩，趨爵祿若鶩，奴顏婢膝，寡廉鮮恥，惟思以十年螢雪，暮夜苞苴，易其歸驕妻妾，武斷鄉曲，一日之快，遂至名節大防，掃地以盡者，曰：惟小說之故。今我國民輕棄信義，權謀詭詐，雲翻雨覆，苛刻涼薄，馴至盡人皆機心，舉國皆荆棘者，曰：惟小說之故。今我國民輕薄無行，沈溺聲色，絀戀牀第，纏綿歌

泣於春花秋月銷磨其少壯活潑之氣，青年子弟自十五歲至三十歲，惟以多情多感多愁多病爲一大事業，兒女情多，風雲氣少，甚者爲傷風敗俗之行，毒徧社會，曰惟小說之故。今我國民綠林豪傑，徧地皆是，日日有桃園之拜，處處爲梁山之盟，所謂「大碗酒，大塊肉，分秤稱金銀，論套穿衣服」等思想，充塞於下等社會之腦中，遂成爲哥老大刀等會，卒至有如義和拳者起，淪陷京國，啓召外戎，曰惟小說之故。嗚呼！小說之陷溺人羣，乃至如是！乃至如是！大聖鴻哲，數萬言諄誨之而不足者，華士坊買一二書敗壞之而有餘。——斯事既愈爲大雅君子所不屑道，則愈不得不專歸於華士坊賣之手。而其性質其位置，又如空氣然，如菽粟然，爲一社會中不可得避，不可得屏之物，於是華士坊賣，遂至握一國之主權而操縱之矣。嗚呼！使長此而終古也，則吾國前途尙可問耶！尙可問耶！故今日欲改良羣治，必自小說界革命始；欲新民，必自新小說始。

研究小說的正法（錄緣湖第一集）

呂天石

小說今日在文學中所佔地位之重要，無論什麼人都知道。近年來國內研究小說的人，也霞蔚雲蒸的起來。但是我很疑惑國內研究小說的人，都說水滸，紅樓夢，儒林外史為第一流小說，三國演義，西遊記，鏡花緣等為第二流小說，而未說出水滸，紅樓夢，儒林外史何得稱為第一流小說，何得較他種小說為好。我們可以說國內還沒有真正研究小說的人，就是現在有許多人下苦功夫研究，但他們所研究的還是小說的表皮，不是小說的藝術。換一句話說，就是他們沒有用一種正法研究小說。我在沒有把我的理由說出來以前，不欲加人以罪名，請即言研究小說之方法。

研究小說最重要的兩種方法：（一）考證法，（二）為藝術研究法。

（一）考證法

考證法——又叫做歷史法。考證法就是依歷史研究一國一時期小說之源來及其變遷。

勢；解釋小說作品；考證某小說作於何時，著者的生平，著者與時代的關係，著者之作品與著者時代之關係等等。用這種方法研究文學，有益的地方，我們不能否認；而專用這種方法研究小說，則我有所不解。如坊間「小說叢考」、「小說攷證」二書，都是關於小說的考證方面的。所可笑的，這兩部書只言某書之著者爲何人，著作之時期，及其在歷史上之事實；但所引證的事實，全據各家筆記，連作品著者之生平，作品與著者時代之關係，還弄不明白。況且所引證的各種筆記，有許多地方是不可靠的。這也名爲「考證」嗎？他如研究紅樓夢的有人說紅樓夢裏面的賈寶玉就是清世祖，林黛玉就是董鄂妃，紅樓夢全爲清世祖與董鄂妃而作的，又有人說紅樓夢中之寶玉即指胤祔，黛玉影朱竹垞，寶釵影高士奇，探春影徐健菴，王熙鳳影余國柱。還有一種說法，謂紅樓夢是完全紀納蘭成德的事。這幾種「牽強附會」的考證的錯誤，早有人指出。因爲小說是以連貫想像的事實，表現人生真理的。小說家雖然根據事實作小說，但不爲事實所制肘。小說家雖然看見一物，聽見一人，——如清順治帝，董小宛，納蘭成德——想到一樁事情，或是看見一事之發生，或是聽見一事之發生，——如清

高宗南巡——可以引起他作小說；但他做出來的小說，不盡與原來的事情相合。就是歷史小說，如標名三國演義，水滸，岳傳亦然。——裏面所敘述的人，還是和歷史上的事實有許多地方不同。況且紅樓夢的著者並未說出寶玉是清世祖，黛玉是董鄂妃！這種「牽強附會」的考證，在茶餘酒後，當作一種遊戲則可；如果以這種考證爲研究小說，則我就不敢相信了。此外還有一種解釋，謂紅樓夢是曹雪芹的自敘傳（此說王靜庵文集中已提及），賈政即是曹頌，寶玉即是曹雪芹（見胡適紅樓夢考證——改定稿——四二至四三頁。）上三種考證，固無價值可言，但這一種考證，雖是比較的可信，但也是沒有什麼意義。因爲小說家的著作，雖是常含有自傳的性質，但大概一半是自傳，一半是想像的事實。我們可以說一句滑頭話：有些小說中主要人物，可說是作者本身，也可說不是作者本身。有些小說中主要人物，是著者自身說法，因爲許多小說，大半根據著者本身的經驗，本身的歷史，或者是著者家庭的歷史，加減其事實而成書的，如狄更司之「塊肉餘生述」。我們又可說小說中主要人物，非著者本身，因爲書中事實，與著者之生平不相合的地方很多。曹雪芹的生平，我們現在雖不甚

清楚，但寶玉的敘述與雪芹自己的歷史有多處不同，是可斷言的。胡先生數萬言的一篇大考證，只證明紅樓夢（一）全爲清世祖與董鄂妃的故事，（二）全爲康熙朝的政治小說，（三）全爲納蘭成德的事而作的錯誤，只解釋紅樓夢的「著者」與「本子」兩個問題。胡先生的考證，仍不能助我們研究紅樓夢，了解紅樓夢。至於書中談起太祖皇帝仿舜巡的做事，胡先生認定是曹家擋了四次接駕的事，賈類曾爲員外郎，胡先生便認賈政即是曹類；因此，賈寶玉即是曹雪芹，即是曹類之子，也無異一種附會的「紅學」罷？

我並不是說考證法絕對沒有用處；對於小說的著者，作品作於何時，略爲知道即可，不必無意義的認賈政爲曹類，推想曹類的下場，也必是因虧空而追查，因追查而抄沒家產。但我總覺得考證不是研究小說；研究小說考證，沒有研究小說的藝術重要。

（二）藝術研究法

無論什麼方法皆有其缺點，但以藝術研究小說比別種方法好得多。怎麼叫做藝術研究法呢？就是以小說爲一種藝術，從而說明此藝術之原理。小說原理，與他種藝術相同的地

方很多。所以在未研究小說內容之前，不得不說明小說與詩，與戲劇，與近代科學運動之關係。

(一) 小說與詩之關係。我們必須明白小說中之藝術與詩中藝術之關係。如研究這兩種藝術所用的材料共同之點，這兩種藝術的作法相同的地方，詩家與小說家共同的地方，而後我們可以明白這兩種藝術選擇材料，選擇材料之態度，及表現方法之不同。小說與詩皆人生之批評，小說與詩材料共同的地方，就是二者之對象，皆以人生為主體。小說家與詩人的性格相同的地方，就是二人都是思想家，二人思想的歷程亦同，二人須能自偏推至全，不若歷史家，科學家由各種特殊的物中，抽出普通律，定為「假設」。小說家與詩人之述一事一物，參酌歷史上事實，加之以想像之事實即可，固與藝術之目的相合也。然科學家哲學家，則不以此為滿意，必更進而抽出一種普通律，此固小說家與詩人之所同，而與科學家哲學家之所異也。其次，詩人與小說家皆同以最美最好的文學，表白其思想與情感。詩人與小說家不同之處，即在一以韻文為表現思想情感之媒質，一以散文為表現思想情感之媒質。

詩人選擇材料的範圍較小說家爲嚴爲狹，詩人必選擇可入詩的材料，凡不可入詩的材料皆置之不問。小說家選擇材料較詩人爲廣爲自由。小說家無奇不收，凡關於日常人事的觀察皆可作小說之材料。不若詩人凡平庸瑣事細物皆所不取的；但小說家把平庸瑣事細物描寫得十分有趣，這也是小說獨到之處。批評家雖說小說的藝術不及詩的藝術高，但小說總比詩普遍；近代小說之所以風行者，亦因近代小說作品中創造的想像力之豐富，人生批評之正確與詩歌等有以致之耳。

(二) 小說與戲劇之關係。我們必須明白小說與戲劇的關係，即須明白小說與戲劇構造普通相似的地方，與小說家的間接的敘述，描寫的方法，與戲劇家以舞台爲直接表現動作方法之利弊。小說與戲劇共同的目的，是表現人物於動作之中。戲劇則以人物在舞台上以言語、形態、行動表現動作；小說家則以文字敘述，描寫人物之言語狀態動作。所以讀好小說，看到有趣的地方，人物皆活潑潑地現於讀者之前，與在戲園裏面看戲無異。小說的組織也和戲劇相同。戲劇的組織，分爲開端，*Exposition* 動作初起，*Rising Action* 極點，

Climax 動作漸落，Falling Action 與結局。Catastrophe 小說的組織，也有「開端」、「動作初起」、「極端」、「動作漸落」與「結局」。戲劇是敘衝突的事情，小說也敘衝突的事情。戲劇的優點，在乎舞台上之表現勝於文字的敘述，因為舞台上的布景，能助觀客想像；平常缺乏想像力的人，讀小說時，不能想像小說中所描寫的景物，所以不覺小說中人物情景逼真，也就不戲欣賞小說了。但小說的價值，也決不在戲劇下，因為小說較戲劇普遍，無論那種人，都喜讀小說，可知小說入人心之深。然尤要者，小說表現人物之心境較戲劇為精密正確。演戲時，雖有真人物在舞台上行動說話，觀客僅得見人物之外表行為，人物之思想情感，觀客不易摸捉，尙待推度。我們如果讀小說，則人物的思想情感，小說家立即說出，無庸我們推度。看戲劇容易將情節猜錯。讀小說有小說家在裏面，告訴我們，決不致錯誤的。藝術家的經驗須廣博，小說家的經驗尤須要廣博。所以小說必為科學家，哲學家，社會學家，歷史學家，探險家，偵探家，觀察社會各種人生狀況，寫為小說，所以好小說家是不容易做的。

(三) 小說與近代科學運動之關係。我們應當明白小說與近代科學之關係。美國詩人